

# 镖行天下话镖行(上)

◆ 崔健

镖行是专门为他人保护财物、人身安全并收取薪酬的行业,曾在中国经济发展史、社会生活史中扮演十分重要的角色。镖行主要由三个部分组成:一是自由度高的个体镖师,二是以同族、乡里为基础的镖户,三是经营规模大、业务范围广的镖局。其中,镖局是镖行的主体,其经营项目之广非镖户和个体镖师所能比。除平常的看家护院、坐夜走镖、保护库丁等业务外,在邮政和银行出现之前,汇款业务也由大型镖局办理,其在当时中国社会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可见一斑。



中国镖局博物馆

## 镖行兴衰

由于相关史料的匮乏和学者们对史料掌握程度、解读史料角度的差异,关于镖行出现的时间和地域,已有研究成果说法不一。有人认为明代一些身强体壮、武艺高强之人所从事的为人看家护院并有时充当打手的职业——“打行”即是镖行的前身;也有人认为“镖缘水起”,清代以前京杭大运河两岸经济繁盛之时,商人运输货物须雇人保护,便有了最早的镖行;还有人认为镖行是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最早兴起于康熙晚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出现了跨区域的商业贸易,为了防止长途贩运的商品被暴力抢夺,以收入钱财、护人财货为业的镖行应运而生。

笔者更倾向于后一种说法,因为每样新事物的产生都有其既定的历史条件,镖行的出现必然有其客观的经济基础。我国的商品经济在清康熙以前主要是国家的专卖垄断贸易、官方严格控制下的贸易、为官僚贵族服务的长途贩运和邻近地域的民间交易。正常情况下,由官方、上层控制的贸易自然不会寻求

民间组织的保护,作为自然经济之补充的民间邻近地域的小型交易也不会出资请镖局来保护;所以,只有到了康熙晚期,镖局这种以保护民间商品贸易为主的民间组织才有正式产生的可能。

经过多年的经营、积累,在清同治时期和光绪前期,镖行进入了发展的鼎盛时期。清代最有名的镖局是位于北京前门外大栅栏的会友镖局,晚清重臣李鸿章的家宅便由其保护。镖局创始人宋彦超,出身清廷俗称洋枪队的神机营,生平绝技是三皇炮捶门,人称“神拳寮迈伦”。1860年英法联军入侵北京时,宋彦超曾率众弟子保卫前门外大栅栏商业区。会友镖局的镖路发达,朋友众多,威名远播,走镖数十年从无闪失,深受行商客旅们的信任。1901年“辛丑条约”签订后,国家飘摇,形势混乱,作为民间组织,镖局已很难发挥其原来的作用,从此走向衰落,20年后北京会友镖局的关闭标志着中国传统镖行的瓦解。

## 镖行业务

开办镖局要向地方政府领取经营执照,交纳商业税。镖局大都是股份制经营,其组织

一般包括镖局的主人、总镖头、一般镖头、镖师、大掌柜和伙计、杂役等。镖局主人一般关系多、人脉广、有实力,打出旗号后,黑道人物或绿林英雄能给面子,出了事情要摆得平官府,镖被劫了要赔得起银子。

镖局作为镖行的主体,其业务范围基本涵盖了镖行所有的业务。镖局的业务,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项:

**走镖** 走镖是镖局最主要的业务,主要有三种方式:一是威武镖,二是仁义镖,三是偷镖。威武镖是在镖旗上标明镖师的名字,大张旗鼓地走;仁义镖要下半旗,相对低调;偷镖是走镖时如果某个关卡难过,镖局惹不起,那就要收旗子、马摘铃,悄不做声地走过。走镖中有诸多禁忌和注意事项,下文有详细介绍,此处不再赘述。

**坐店** 坐店是一些商店为防止黑社会敲诈勒索,出资请某镖局的镖师去坐店,以维持正常的经营秩序。

**护院和坐夜(坐更)** 护院和坐夜是指镖师晚上到宅门或商店去值夜班,以防有变故发生。

**汇款** 汇款业务镖局通常要值百抽五,一

# 傅海澜传

董煜



## 2. 觐见西太后

凌晨,天还黑着,街上没有行人,只有一乘轿子在黑暗中缓行,往紫禁城而去。轿子中坐着祖孙二人,老人红脸美髯,威武雄健,男孩白白净净,聪慧机灵。老人叮嘱男孩,“一会见了西太后,问什么就说什么,西太后恩准我带你前去觐见,不容易的,是祖上积德”。男孩连连点头应着。

到了宫门口,轿子停了下来,两个小太监走过来,一左一右搀着男孩往里走。小太监的另一只手里都拿着提炉,里面燃着檀香,一路走,那香气就浓浓地飘出来,跟着走。虽然有提炉微弱的火,但还是看不清地下的道,偶尔有一块地砖松动了,男孩会一个趔趄,脚软一下,这时小太监便会紧张地说,“大爷,请留神!”

一路悄无人声,只有衣服相互磨蹭和挂珠轻微碰撞的声音,走了很长一段路,终于进了一间大殿,有人在说,“行礼啦!”男孩随即被人一拉,情不自禁地跪了下去。有个老太监拉长了声音说:“抬起头来。”男孩抬头一看,只见殿内灯烛耀耀,金碧辉煌,正中的宝座上,端坐着一个老老太太,长脸绷着,一点笑容都没有,跟想象中的西太后不太一样。

“今年几岁啦?”西太后问。“六岁。”“上学了吗?”“上了。”“叫什么名啊?”

男孩一紧张,竟忘了自己的大名,脱口说出了“铁柱子”。他记得祖母说过,他之前的好几个孩子都没了,铁柱子沉,往哪儿一竖都不会倒,叫他铁柱子,是希望能把他牢牢地立在大地上。其实他有大名,祖父奉旨出任兰州镇守使时,因那里有条波澜壮阔的大河叫泾水,故为长孙取名泾波。

“那好,赐你一个名,就叫永清吧。”

不一会,便有小太监递给泾波一张红纸,上写“赐名永清”四个大字。西太后让小太监拿了小点心和印盒,觐见就算结束了。祖孙俩重新走进轿子出了宫门。那时,天刚见了点白。

轿子出了宫门,却没有往镇国公府去,而

是拐到一个普通的四合院前停下,让泾波下轿之后,镇国公轻抚孙子的头,叹了一口气,随即离去。这次觐见是镇国公为了孙子未来的前程而争取来的,尽管泾波还是个不懂事的孩子,尽管泾波在慈禧太后问话时吓得差点尿了裤子,但对一个清朝的王公后裔来说,能一睹慈禧的龙颜并被赐名,还是件非常荣耀的事。可见镇国公的煞费苦心。

镇国公富察倭和深受朝廷恩宠,对大清忠心耿耿,不承想却生了一个叛逆的不肖子傅瑞脚。这傅瑞脚也是个不同寻常的人。作为八旗子弟,一般人都以此为荣,整天架鸟遛狗斗蟋蟀,安享属于自己的特权,傅瑞脚却对此非常厌恶,总是指责那些纨绔子弟是“旗人的臭习性”,甚至不让孩子承认自己“在旗”。

傅瑞脚跟家人彻底决裂,是因为一条辫子。早在1895年,孙中山就在日本断发易服,开始投身共和革命。1903年,留学日本的鲁迅也告别了长长的辫子,并特意在照片后题诗,表达了忧国忧民的情怀。迫于朝野压力,清政府新政期间松动了留辫的禁令,1910年,资政院不得已通过了剪辫易服案。自然,一贯鄙视清朝政府的傅瑞脚也在第一时间剪去了辫子,并成为家里第一个穿西装的人。

其实,那时剪辫子已是大势所趋,但对世代为官的旗人来说,剪辫子仍然是对祖宗的背叛。富察倭和勃然大怒,不顾家人相劝,一挥挥手,便把这个不肖子赶了出去。

傅瑞脚拖家带口地净身出户,在一个大杂院内租了三间房,开始了一介平民的生活。几年后,他又租了位于砖塔胡同82号的一个四合院,小泾波那年觐见慈禧,就是从砖塔胡同被接走的。

砖塔胡同在西四丁字路口的西边,因胡同中一座古塔而得名。这是一座八角七重檐的青灰色砖塔,乃元代名臣耶律楚材的老师、一代高僧万松老人的葬骨塔。塔外有院墙,临街的门上有石额,依稀可辨“万松老人塔”六个字。万松老人塔的塔龄已不可考,但根据史料推断,至今已有七百多年的历史了。紧挨着700年的古塔,可谓是个风水宝地,所以没多久,砖塔胡同82号这个四合院里的人,便枝繁叶茂地繁盛起来,不久,傅泾波又有了个弟弟,因八字缺水,所以取名沅波。

## 20. 弄堂里的古井

据说在此之前,绍兴老信的三个老婆之间争风吃醋,明争暗斗;六个儿子也是同室操戈,各不相让,闹得家宅不宁。搬到同和里以后,一大家子居然相安无事,再无纷争,相处得十分和睦,让人啧啧称奇。同和里最早的居民都是殷实人家,后来风云变幻,朝代更替,不要说绍兴老信的九幢房子早已易主,同和里也早就落魄了,到后来引车卖浆者流也搬进来了。

不过,我总觉得有关绍兴老信的故事是假的,我甚至怀疑是小皮匠编出来的。这个故事明显带有抬高皮匠身价的色彩,完全符合小皮匠的风格。

话再扯回来。我说我们弄堂很乏味,因为你都找不出一个像样的男人来,那些老是在古井边上吹牛皮的男人,一个都没有什么腔调。

弄堂里是有一口古井的,就在后弄堂。说是古井,其实并没有什么人考证过,之所以这样说,是显得同和里有点历史感。对一条寂寂无名的弄堂来说,这样多少能够提升一点档次。

井水清冽阴冷,天热的时候,大家都从井里打水,拎到家里浸西瓜,泡过井水的西瓜特别爽口。拎弄大扫除的时候,便用吊桶吊井里的水冲洗。“大跃进”那一阵,居委会办大食堂,不知从哪里找来口大铁镬,却没有这么大的镬盖,烧肉,肉焖不熟,便把井盖拆了当镬盖,居然正好好了。大食堂很快就关掉了,那只镬盖却找不到了,井口一直空着朝天,很危险。阿娟家的瘪嘴老太看不过去,叫人把家家的红木圆台面搬过去,盖在井口。这倒便宜了住在井边的那几户人家,享福死了,天天坐红木圆台面吃饭。哪怕是咸菜泡饭,也坐在红木圆台面上吃。幸亏杨招珍来当居委会主任,上任第一桩事,就是喊了木匠来,做了个井盖,还配了把锁。那只圆台面还给阿娟家的时候,已经坏得只好劈了当柴烧了。

古井的四周有几只雕花纹的腰鼓形石凳,于是便常常有一帮人或坐或蹲,围着那口井聊天吹牛皮。几乎每个人都抽香烟,再穷,一角三分一包的勇士牌香烟总归抽得起的,何况大家都觉得香烟和人参一样滋补提神。古井那边总是烟雾腾腾,远远看过去,以为是

般除了大宗汇款外,镖局不派专人送款,而是在走镖时顺手办理。清末“大清邮政”在全国兴办,镖局的汇款业务就无人问津了。

**保护库丁** 保护库丁的业务尤其特别。库丁是国家银库中的“贱役”,虽然银库搜查严格,但他们仍能施展各种“绝技”夹带出不少的银两,所以他们就成了各种“贼人”关注的对象。由于银两来路不正,通常被偷被抢他们也不敢声张,所以要避开官方途径来寻求镖局的保护,因而保护库丁也成了镖局的主要业务之一。

## 镖行文化

下面我们介绍一些镖师走镖时的禁忌和注意事项,读者可从中对镖行文化略有体会。

**“镖不喊沧”** “镖不喊沧”是各地镖局共同遵守的常规。河北沧州地处水陆要冲,镖局、旅馆、装运等行业兴盛,极具竞争力,须有高强武艺才能立足,故沧州一带“最出镖师,高人尽多也”。为表示对沧州武林的尊重和避逞强之嫌,各地镖车行经沧州时都会扯下镖旗,不喊镖号,悄然走过。

**陆路“三不住”** 走陆路镖有“三不住”:一是不住新开的店,由于镖师总是走固定的镖路,对沿途的客店和店家一般比较熟悉,出于安全考虑,不住不了解情况的新店;二是不住易主的店,熟悉的老店易主后,在没弄清更换主人的原因前,镖师为防不测,一般不住这种店,故在镖车还没进村镇前,总有一个镖师先策马前去打探,以了解实情;三是不住娼店,娼店是具有旅馆、妓院双重功能的客店,娼店门前总是站着几个花枝招展的女子在卖弄风姿,以招揽客人,店内客人中歹人较多,少有正经人,为了货物安全,走镖一般也不住这种店。

**进店“三要”和睡觉“三不离”** 镖师们在旅店安顿好后并不急于休息,要做到进店“三要”:一是要在店内进行巡视,看有无可疑之人,以防被“贼人”盯上;二是要在店外进行巡视,看有无可疑迹象,以防被“贼人”跟踪;三是要进厨房进行巡视,查看食品中是否被“贼人”做手脚,如发现食物有异味,就说自己一行已经打过尖了(打尖即吃饭),等晚上回房再吃些随身携带的干粮果腹。

那口古井在冒热气。我们也看中古井旁边的那一大块烂泥地,烂泥地里还长了稀稀拉拉的草,在那里打弹珠戳狗屎太适宜了。我和毛头、阿根、阳春面、芋芋头经常拥到那里去玩,顺便听听那些人在谈些什么。

譬如有个家伙,脸上长了颗瘡子,我们把这个叫做“老鼠奶奶”,问题是他的老鼠奶奶的上面还长了一撮白毛。这家伙喜欢翻来覆去地说一件事,说他亲戚家的小孩有个同学,那个同学的父亲,曾经为陈毅市长开过车子。就这么简单的一件事,每次他说的时候,眼睛都会朝上翻,一点点翻上去,一直翻到翻不上去为止,故事才算真正结束。那是他最得意的时候,好像不是他亲戚家的小孩的父亲的父亲为陈毅市长开过车,倒像是陈毅市长为他开过车。说完了,这家伙会显出一副心满意足的神情。这件事我们至少听“老鼠奶奶”说了十几遍,隔一段时间他就要说上一回。估计是他的辈分比较高,大家都不敢拦着他不让他说。

小皮匠没有这样的待遇,他挤不进这个圈子。他只是在去天蟾舞台看了次机关布景戏以后,有过几天的新鲜,被人围着,还让他坐在雕花纹的石凳上,听他讲看戏的事。小皮匠几乎有点受宠若惊。那是小皮匠人生中很风光的几天。后来小皮匠不知趣,晚饭后还想挤进这个圈子,说说那天看戏的事,还没开口,就被他推出来说:“好了好了,听你讲过五十遍了,够意思了,你可以走了。”可见小皮匠在弄堂里的地位很低,不及“老鼠奶奶”。

聊天也会聊出不开心。有个家伙在钢铁厂里当起重工,大家都叫他三豁子。那天三豁子说起他有一次在淀山湖钓鱼,钓到了有生以来最大的一条鱼,十三斤四两呢,一条乌青,还不是草青鱼。鱼要挣脱,他就放线;鱼不动了,他就慢慢收线。钓这么大的鱼,全靠耐心哦。三豁子说得绘声绘色口沫飞溅。有个家伙不知趣,听故事嘛就是听故事,听过算数,你管它是真的还是假的。那家伙是在米店里记账的,很认真,问三豁子:“这么大一鱼,怎么没看见你带回来过?你就是腌咸鱼,你也要挂出来让大家看到的。”

# 同和里



王承志